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35  
19 February 1987  
CHINESE

第二七三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2月19日星期四，上午11点3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祖泽先生	(赞比亚)
<u>成员国</u>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施燕华女士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罗尚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加纳	塔诺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蒂默伯耶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伯恩女士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0275/A

上午11点3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1987年2月10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688)

主席：根据关于本项目的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印度、肯尼亚、摩洛哥、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南非、苏丹、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会议厅旁为其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巴达维先生（埃及）、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兰先生（圭亚那）、达斯科塔先生（印度）、基卢先生（肯尼亚）、本努纳先生（摩洛哥）、伊卡萨·加利亚德先生（尼加拉瓜）、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阿达姆先生（苏丹）、基贝迪先生（乌干达）、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乔基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会议厅旁为其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捷克斯洛伐克、科威特、瑞典和多哥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弗姆先生（瑞典）和库阿西先生（多哥）在会议厅旁为其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于1987年2月18日收到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内容如下：

“我以阿拉伯国家集团2月份主席的身分，谨请安理会在讨论其目前的议程项目时，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罗维斯·马克苏德博士阁下发邀请。”

该信已经以S/18700号作为安理会文件被印发。

如果没人反对，我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马克苏德先生发出邀请。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理会将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愿首先欢迎你，你是一位来自非洲国家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家，贵国在国际事务包括安理会正在审议南非局势上的积极立场，众所周知。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

我还要向委内瑞拉常驻代表表示致意，他熟练地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非洲国家集团要求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局势的倡议是及时的，我们完全支持。

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列入联合国的议程。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无数的决议，强烈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是威胁和平与安全及违反人类的罪行，并且要求立即消除这一制度。

安全理事会在第418(1977)号决议中通过了对南非实行的部分强制性制裁措施——禁止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当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安理会的成员，事实上，我当时荣幸地履行了主席的职责，通过了第569(1985)号决议该决议敦促对南非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然而，南非局势并没有好转；相反，近日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危机急剧恶化。由于再也无法管理自己的国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拼命地加紧镇压活动：一个接着一个的紧急状态，情况比上一个更为严重。在这个种族隔离的国家里，全然无辜的人经常被公开或暗中杀害。被投入监狱的并不仅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而且还有运动的一般成员，甚至包括儿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甚至加紧对非洲独立国家，特别是前线国家采取侵略、破坏和颠覆的行径。企图长期维持他们的统治。

由于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暴力升级，人民的抵抗越发激烈，解放斗争日益加强。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南非人民正在为争取在南非建立一个单一的民主国家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的民主国家将会坚决消除种族主义，同时保证所有公民，不分肤色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一月初，全世界都在庆祝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七十五周年，这个组织是南非人民的先锋和真正的代言人，并且保护他们的利益。

当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非洲国家的两位代表——和其它许多代表在辩论中发言的时候，大家都相当适当地强调，南非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种族隔离政策和措施；只有全面、彻底地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才能够保证世界上这一地区的正义、和平与稳定，而不是通过南非代表在这里如此虚伪提出的任何纯属表面文章的改革措施。

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及其边界之外加紧采取严厉的侵略行径，在全世界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国际社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决地要求对种族隔离采取有效的步骤。去年在巴黎举行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大会在其宣言中指出：

“……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舆论现在都赞成对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S/18185第29段）

世界大会还强调指出：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把种族主义作为其官方政策并且将它写进其所谓宪法之中的唯一政权，这个政权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造成空前伤亡和破坏的好战的种族主义思想意识有着共同的根源。因此，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姑息只会产生同样的灾难性后果……”（同上，第14段）

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作出了下列结论：

“因此，制裁仍然是使种族隔离过渡到在南非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的最有效的和平途径。”（A/41/22，第212段）

确实应受严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西方国家——为首的是美国——继续向种族主义政权提供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和其它方面的援助，并且同它进行所谓的建设性合作，因而阻碍了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紧迫地呼吁停止对比勒陀利亚的任何援助；1986年5月12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题为“消除种族隔离的一致国际行动”的大会第40/64I号决议作出的下列回答中指出：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支持联合国谴责种族隔离、旨在消除这个制度并且封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各项有关决定和建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忠实地遵守这些决定和建议，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其它方面不同南非维持任何关系。”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支持全面孤立南非种族主义者和断绝同种族隔离政权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代表非洲和其它不结盟国家提出的要求，即支持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主席：我感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和发言。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作为非洲的优秀儿子在安全理事会审议一个对我们大陆的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主持审议工作。实际上，你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承认，你的经验深受钦佩；此外，贵国赞比亚做出的承诺，你们的所有行动和倡议都证明了一种深刻的承诺，也就是在法律受侵犯的地方重建法律，在正义被践踏的地方重树正义。

我也要深深地感谢你的前任，委内瑞拉的阿吉拉尔大使客观、公正地履行了上个月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由于种族隔离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霸权主义政策，一年之前安全理事会也审议过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自那以来，该区域发生的唯一事情仍然是南非国内镇压活动的升级，对纳米比亚的压迫性统治以及对前线国家推行的冒险主义侵略政策。

从那时以来，世界舆论也一直在同声谴责该政权，并呼吁采取有力措施。在世界制裁大会、纳米比亚独立大会、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不结盟会议、以及去年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国际社会都已充分表明，种族隔离象征着它所摒弃的一切。

安理会这一系列会议并非旨在讨论任何新问题，因此，安理会光是满足于表达这儿常常可以听到的指责是不够的。

根据通过其南部地区人民的牺牲赢得的权利，并在许多国际机构的支持下，非洲呼吁召开这次会议，来这里要求伸张正义，给这一危害人类罪以应有的惩罚。

非洲强调南非的局势，再次宣布，人民的权利之所以遭到侵犯，整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之所以遭到威胁，其根源都是种族隔离的存在和持续。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听到的反响证实了这一真理。随着南非人民民族抵抗运动的高涨，比勒陀利亚将其国内紧张局势输出到邻国，这证明它的霸权主义阴谋是一起旨在确保种族隔离制度生存下去的行動的一个部分。

比勒陀利亚最近加剧了南非的侵略性，并将这一侵略性扩大到该地区，这就证明所有坚持认为它不会改邪归正的人是正确的。种族主义政权每天的行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种族隔离政权通过维持可能进行改革的神话，获得了必需的活动余地，使自己得以激化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实行旨在粉粹民族主义斗争的全面紧急状态。

昨天，在索韦托，这种政策造成了几千人死亡，几千人被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儿童。

种族隔离的大屠杀使恐怖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峰，向那些仍然怀有疑问的人表明，这实质上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拖延战术阻挠了纳米比亚的独立。该政权故技重演，不断说明，它的目标就是将该领土变成它所声称的保护种族隔离的盾牌。而且，顺便提一下，它还把种族隔离扩大到了该国。侵略、破坏和颠覆已经扩大到了整个独立的南部非洲，同样的目的仍然是推行巩固和种族统治。

因此，关于种族隔离的一个事实是明确无误的，即它起源于对霸权主义的崇拜，具有侵略和暴力的实质，无法进行改造；因此，允许它苟延残喘，就意味着容忍其持续进行非法行动。

即使是推迟采取对付种族隔离政权的措施，该政权也可以从中获得鼓励，继续其侵略和统治的政策，过去就有人指出过这一点。

南非人民为夺取自由所进行的艰苦斗争意味着他们必须作出越来越大的加倍牺牲。

面对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比勒陀利亚唯一的回答就是使其长期作出牺牲。

南部非洲各独立国家的人民决心与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行使自己的主权。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向南非的战斗表示崇高的敬意；这一战斗使他们牺牲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生命，蒙受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物质损失。

这提醒人们——如果还需要提醒的话，在必须向比勒陀利亚实行制裁的情况下，任何犹豫都是没有理由的。在立即实行制裁之前，南部非洲人民坚持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向对付种族隔离的有力措施。

某些国家已经个别地实行了制裁，以响应对制裁的要求。尽管这样，这些单独的行动——不管其多么及时——还必须在安理会上得到核准。

如果说现在大家都已经明确表示，只有通过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制裁才能限制南部非洲目前存在的危险局势，那么问题仍然是必须做出集体决定，获得集体支持，因为只有这样这些措施才会有效。必须是集体决定，因为个别的行动只会象过去一样使比勒陀利亚有机可乘。关于这些措施，国际社会必须在安理会内团结一致，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必须给予集体支持，因为国际社会同样有责任承担义务加强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斗争以及前线国家的自卫努力。

不结盟运动坚持不懈地声明赞成南部非洲的斗争。在表示声援的时候，它再次迈出了果断的第一步：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首脑会议上，它调动起了与种族隔离作斗争所需要的手段。

去年一月，在新德里成立了一项抵抗南部非洲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行动基金。它欢迎所有人解囊相助。这又一次表明，不结盟运动国家决心在该地区各国人民斗争的决定性阶段发挥重大作用。

除了已经自愿实行制裁、设立声援基金，我们现在有权希望安理会提供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所期望于它的决定性支持。它手中就掌握着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的行动手段。

南非目前存在的这种局势已经扩大到整个南部非洲，这就要求采取相应的行动足以对付种族隔离向整个国际社会提出的挑战。我们更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发言谴责。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特别愉快地祝贺你担任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由于与你交往密切，我认识到你对人物和事件的深刻了解以及你的外交敏锐感。这对履行安理会面临的重大职责是十分宝贵的。在赞比亚，一个全力以赴地从事南部非洲斗争，以及20年来为纳米比亚独立孜孜不倦地开展多边外交的前线国家赞比亚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审议这一紧迫的南非问题，这也是极为适当的。

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委内瑞拉大使阿吉拉尔先生阁下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他娴熟地、高效率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去年的这个月我国代表团在这个会议桌上发过言，当时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和该次区域的重大事态发展。又一个漫长的年头流逝了，在善良人士发出的紧迫需要真正消除迅速恶化的局势的一片警告声中，发生更加激烈的种族战争的暴力和流血事件的前景更加突出了。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捍卫和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义务、以及作为国际安全的监护者、安全理事会负有重大的责任，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义务，充分行使权威以确保用民主的多种族方式解决该地区各种复杂的问题，以便就此最终结束这场人类悲剧。

南部非洲遭受的苦难和灾难无疑产生于唯一的一个根源、即充满于和主导比勒陀利亚少数人政权重大行动的可恶的种族隔离思想。该政权对内实行镇压，推行剥夺人格的罪恶制度并施行暴虐，对外进行侵略，要么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其人民实行暴力，并掠夺其资源，要么通过有计划地加紧恐吓、颠覆、破坏经济和公然军事入侵前线国家。这些都只不过是同样的种族隔离政策服务的相互补充的组成部分。铲除这一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祸害，这一政体所患的高烧和痉挛病才会消除，恢复健康和活力。

这个傲慢的政权对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教训似乎无动于衷，它顽固地坚持玩世不恭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比勒陀利亚鼓吹当作和平变化催化剂的所谓的“改革”已被彻底揭露，证明它只不过是装装门面的毫无内容的策略。紧急状态法取消后

仅仅只有三个月又重新实行，种族隔离的支柱、主要是家园政策、“人口注册法”和集体居住法仍然保留在法令全书中，并且是国策和行动的活跃领域。恰恰相反，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不分区别地在所有南非人中进行广泛的全国对话，以便建立一个维护平等、正义和人的尊严的民主的多民族社会。比勒陀利亚采取的步骤只不过是它耍弄的花招，必须根据它决意维持白人统治这一背景加以看待。目前席卷南非，造成死亡、破坏和贫穷的暴力浪潮是对比勒陀利亚的阴谋诡计的生动的谴责。

当我们说种族隔离的暴行时，我们指的是种族歧视；剥夺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剥夺与生俱来的人人平等和尊严的权利，而在其他地方，我们认为这些权利都是理所当然的，就象享受充足的阳光和空气那样。这些价值标准被公认为普遍的、不可分割的。

种族隔离的核心、内容、教条和作法仍没有改变，它们所造成的恐怖和紧张正在蔓延。比勒陀利亚公然对抗国际舆论，顽固拒绝联合国的许多决议和决定，安理会不能对之保持沉默。南非的一无所有的群众坚贞不屈、数十年被监禁的纳尔逊·曼德拉激发他们高涨的热忱和牺牲精神，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从而保证争取人的尊严的史诗般斗争最终将取得胜利。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包括适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巴基斯坦长期以来主张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作为促使南非和平变化的唯一办法。

现在，必须迅速结束对纳米比亚长达20年之久的非法占领和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化。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载有纳米比亚独立的蓝图，它得到包括比勒陀利亚在内的所有有关方面的同意。秘书长的报告认为，在纳米比亚独立的道路上一切障碍都已扫清。既然只是比勒陀利亚的顽固不化在阻挠着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因此有必要规定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时限，并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迫使比勒陀利亚遵从。

巴基斯坦一直关心南部非洲的安全和福利，我们对非洲事业承担的历史性义务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今天再次保证全力、坚定地支持兄弟的南部非洲人民和其尊

敬的领导人恢复人权、民族和民主权利的正义斗争。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你担任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首先要最热烈地祝贺你和你的代表团。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一个来自与我們有着许多共同点的国家的外交家主持安理会对一个近40年来对全人类发出挑战的问题的审议。 贵国，赞比亚作为一个前线国家自独立以来坚决主张在南部非洲废除少数政权。 赞比亚在1980年获得独立以前，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期间作出的牺牲，我们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深相，你精明的才干和长期的外交经验将引导我们的讨论取得圆满成功。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委内瑞拉常驻代表安德烈斯·阿吉拉尔先生阁下致意，他干练地指导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安理会开始讨论南部非洲局势问题至今已有一年多，南非种族主义的罪恶政策使得那里的局势急剧恶化。 那时我们来到安理会，因为种族主义政权向它的邻国，包括前线国家发出了威胁，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给那些逃离种族隔离迫害的南非难民提供了避难。 种族主义政权竟以此为借口对前线国家发起疯狂的军事袭击，并对完全处于种族隔离政权的领土包围之中的莱索托实行经济封锁。 莱索托随后发生的情况是人所众知，不须细谈。 种族隔离政权对安哥拉的军事袭击几乎已成为每天都发生的惯例。

我们被迫再次来到安理会是因为南部非洲的局势继续恶化，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紧急状态法来加强它的压迫性统治让它的治安部队进行任意逮捕、不经审判就任意拘留，对黑人实行酷刑与灭绝种族式的暴力，几乎完全封锁新闻媒介，不让世界知道该政权十分残酷地践踏人权的行爲，以其种种手段镇压任何抵抗斗争。 据悉，在过去的二十个月的时间内，已有30,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关进监狱，2,500人被杀。

众所周知，南非暴力的根源在于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制度的生存依赖于继续践踏黑人多数的基本人权，并每天对他们进行屠杀，几乎等于进行种族灭绝。为此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种族隔离的罪恶及其对人类良知和尊严的侵犯。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政权的谴责迄今毫无效果，多年来种族主义政权不断立法，使南非多数人民在自己的国家中失去了国民的地位。最初直至1960年，南非人民进行了和平的斗争，但在1960年以后，他们被迫采用其他斗争手段，以便有力地反击种族隔离政权的罪恶政策和国家暴力行为。这一根本性变化发生在1960年3月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之后，自那时起，种族主义政权禁止南非非白人公民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不经审判就监禁了他们的领导人，包括纳尔逊·曼德拉。

但是，沙佩维尔大屠杀没有吓倒南非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神圣不可剥夺权力而进行斗争，反而使他们更坚定地决心铲除种族隔离。众所周知，南非的斗争在国内和国外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76年由高中学生发起的索韦托起义和1984年的自发性的全国抵抗斗争给种族主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南非人民铲除种族隔离斗争的决心已不会改变。今天，南非国内反对歧视性种族隔离法律和国家恐怖主义，反对增加房租和强行驱赶的全国抵抗运动已经使得种族隔离制度不能运转，使南非无法统治。结果，种族主义政权变得更加绝望、更加疯狂，对南非黑人大多数施加更多的残酷法律。

种族隔离政权也强化了它对邻国，包括前线国家的军事侵略和破坏。最近发生的最悲惨的惊人事件就是去年10月马谢尔总统在南非境内令人难以思议的死亡。国际社会依然焦急地等待着有关飞机失事的可靠和可信的情报，问题至今没有搞清。但是我们知道，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直施展阴谋从政治上削弱邻国，从经济上控制邻国。它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训练、武装、资助或以其他方式支持莫桑比克的民族抵抗运动和安哥拉的安盟匪帮等持不同政见的组织，种族主义政权的这种破坏活动给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这方面，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料最近揭露，南非的破坏活动去年在安

哥拉和莫桑比克两国就造成约 140,000 名儿童死亡，今年死亡的儿童人数可能更高。由此可见，种族主义政权已间接地对前线国家进行种族灭绝的活动。

不仅如此种族隔离政权还利用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和安盟走狗不断破坏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国家通往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海港的运输线，给这些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据估计，在 1980 年至 1986 年期间，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由于运输费用提高、国防开支增加和其他物质破坏而损失了 130 亿美元。

种族主义政权对前线国家的这些军事袭击和破坏行动，是想恫吓这些国家，使它们依附于种族主义政权，以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这是种族主义政权所谓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以补充在国内加强对多数人口镇压的行动。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所谓的总体战略不会成功，因为南非被压迫人民和前线国家已经下定决心决不退缩，他们现在急迫地需要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充分、无保留的道义、政治、外交和物质上的支持，以便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社会和文化上完全孤立种族隔离政权。

我的同事，津巴布韦常驻代表昨天向安理会阐明，从社会和文化方面孤立南非对于废除种族隔离能有多大效果，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

这促使我谈论一个关键问题，即：为了加速结束种族隔离和为在南非建立尊重人权和其它国际行为准则的非种族民主政府奠定基础，国际社会应该和必须做些什么。我完全认识到，我不是在谈论一个新问题，因为大会和其它许多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国际论坛在过去和最近都对这一问题十分响亮而明确地表明了看法。但是，正如目前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埃及常驻代表两天前在安理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宪章》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在废除南非种族隔离方面应发挥主要作用。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到目前为止，安理会似乎放弃了它在这方面的责任。

我们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这些会议是为了帮助安理会恢复其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机构所失去的信誉，特别是在南非种族隔离方面；大会在这方面通过的许多决

议已为整个国际社会提供了明确的观点和指导。我们谨希望，安理会能够尽快借此机会恢复其失去的信誉，否则就太迟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向何处去？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的忠告是什么？目前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继续同种族主义南非进行所谓建设性接触和对话，第二个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惨痛的失败，其详情，我无需细说；去年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挪威、芬兰、加拿大和其它国家对南非实行有选择性的经济制裁措施，还有制裁种族主义南非巴黎国际会议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最近又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去年八月在哈拉雷召开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国家政府首脑会议；越来越多的西方多国公司最近执行撤出投资政策；第四十一届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鉴于上述所有事实，我们认为，继续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话是行不通的，许多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些事实包括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任命的关于南非问题特选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强调在制裁南非运动中协调国际努力的重要性。我们完全同意津巴布韦常驻代表昨天发言中提出的建议，但我要补充，种族主义南非代表星期二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傲慢、固执和对国际社会的蔑视，这就使得同其进行对话或建设性接触毫无余地。这样，那些仍然把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希望寄托在同种族主义南非进行对话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也就彻底成为泡影了。

我在发言中不会详细阐述国际社会到目前为止在对种族主义南非进行制裁方面做了什么和还应做些什么，因为津巴布韦常驻代表昨天已经十分有效地阐明了。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们要诚恳地感谢所有对目前有关种族主义南非和急迫需要做些什么问题的国际公共舆论做出贡献的各国政府、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

正如我的同事和兄弟，津巴布韦常驻代表昨天告诉安理会的那样，我们现在要结束给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发出矛盾信号的做法，要协调各国政府和区域集团为给比

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发出种族隔离政策方面信号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所有国际努力的统一，以便整个国际社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给比勒陀利亚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

在这方面，虽然非洲统一组织和去年八月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决定，说服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的唯一有效的和平途径是立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但我的同事，津巴布韦常驻代表昨天指出，我们许多朋友和同情者使我们相信，我们首先要根据各国政府、区域和次区域集团和非政府组织所提出的倡议，为采取进一步国际行动建立一条基线。

正如我的同事，津巴布韦常驻代表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这方面，我们相信，美国国会对南非已采取的措施首先为国际社会奠定合理的基础，但如果对南非实行的这些有选择性强制性制裁措施被证明是无效的，以后可以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进一步更严厉的制裁。我无需在此赘述这些措施，这些措施已为安理会成员熟知。安理会在做这项工作时应把各会员国、国家集团和非政府组织在这方面采取的不同制裁措施统一起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把它们置于全球明确的范围内。

我们诚恳地希望，安理会成员不会认为通过安理会目前的过渡性建议是不合理的。

主席：我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马卡蒂尼先生。安理会在第2733次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的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马卡蒂尼先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代表正在斗争中的被压迫的南非人民感谢安理会的邀请。赞比亚向本地区的所有真正的自由战士提供了避难所。由你这位受到敬爱的赞比亚的儿子，我们始终不渝的兄弟来主持这次会议，使我们感到宽慰。在肯尼思·卡翁达的领导下，赞比亚人民、党和政府遵照其他前线国

家的承诺，无私地支持了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自由事业。我们相信，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前线国家和其他独立非洲国家对迅速根除种族隔离、代之以团结、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所感到的紧迫问题将会得到处理并变成具体行动。

我们代表团也借此机会祝贺你的前任、真正反对种族隔离的委内瑞拉的阿吉拉尔先生干练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会务。我们自豪地回顾，不久以前，我们的主席奥立弗·坦博荣幸地代表尼尔逊·曼德拉接受了西蒙·玻利瓦尔奖。我们的同事与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一道分享了这一著名的奖。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来此，是为了敦促安理会根据《宪章》立即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有效行动。这一政权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的野蛮压迫变本加厉，大肆屠杀人民，不断对邻近国家进行武装侵略，这些都威胁到和平与国际安全。

自安理会上次就这一问题开会以来，南非国内及该区域的局势已恶化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南非政权两次颁布了严酷的紧急状态法。有三万多名爱国者未经审讯被拘留，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不足18岁，包括几百名不到13岁的孩子。南非政权通过其保安部队和代理人、保安民团等杀害了三千多名爱国人士，其中许多是青年、儿童和婴儿。该政权实行新闻封锁，使它自己成为消息的唯一来源。

该政权直接和通过其代理人，保安民团、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和安盟等，对南非、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人民肆意采取恐怖主义行动。该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动用了三万四千多名士兵，占领了96个市镇和许多劳工营地及学校。该政权还将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拘留在所谓再教育中心，这显然是为了改变他们的行为，很可能是为了今后进一步挑起国家支持的所谓黑人对黑人的暴力行动。

该政权在边境架设生电网，在市镇周围构置封锁线，除此之外，还开始执行在索维托周围竖立围墙的计划。我们的人民普遍认为，这一行动如果不是为了进行种族灭绝行动的话，起码也是为了加速实现彻底控制。这一政权多次践踏国际法，



破坏其邻国国际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劫持难民，将他们指控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或同情者。

这一自封有权利利用军事手段干涉所有非洲国家的事务的政权，在萨莫拉·马谢尔不幸早逝前三天，曾公开发出威胁。这次死亡事致的原因尚有待查核。

两天以前，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我想这是他第一次发言——中污辱了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智力。他说：

“在南非，权力掌握在温和多数的手里。这一温和多数包括黑人、白人、亚裔和有色人种”。（S/PV.2732，英文第23页）

多么荒谬绝伦的谎言！联合国自建立伊始不是就一直在审议南非问题吗？时至今日，这一问题特点一直是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力，没有投票权和被选入立法机构的权力。

请允许我将南非的特权阶级发出的另一个声音告诉安理会：斯泰伦博希大学是南非白人王国的堡垒，博塔本人任该大学的校长。该大学一群学生的领导人说：

“我们的所谓领导人们向我们这一代人灌输了一整套谎言。”

这些学生在卢萨卡会晤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确信反映在《自由宪章》中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是理智的。他们在回到南非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要求南非政权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这些学生因此而加入了一个人数不断增多的行列。属于这一行列的人们的代表已先后到卢萨卡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晤和讨论，其中包括南非著名的企业界人士，宗教领导人，黑人企业家的领导人，说英语的学生及说南非荷兰语的学生。

我将不迫使安理会听取对种族隔离南非所谓的改革承诺的《艾丽斯奇遇记》般的自白进行的冗长、无关和不必要的驳斥。指望刚上任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承认种族隔离无法改革而是必须摧毁，也许为时尚早。正如我们的主席坦博所说：“种族隔离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它绝不能存在。”然而，我们期待着由于接触国际社会而变得开明，我们将欢迎他叛逃并加入他以前的同事的行列，这些人在这个国家越来越多，他们辞去了高级政府职务，并正在疏远博塔和他所谓的改革。

如果世界人民曾感到忿慨并参加反对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事业，我们相信今天的世界各国人民也必须发动一场反对种族隔离的协同一致的类似进攻。约翰·沃斯特1942年的声明清楚地表明种族隔离是纳粹主义的分支，他当时因曾任第五纵队秘密组织Osswabrandway的将军而遭监禁。我在这里援引南非前总理约翰·沃斯特，他说：

“我们在南非主张基督教民族主义。这在意大利叫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叫国家社会主义。”因此，该政权指导思想的基础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改良或改变。坦博在纪念非洲人国民大会75周年的发言中说：

“在其永恒的光芒中，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压迫者谋求维持的外部关系极其残酷，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种族优越和统治、压迫、战争与谋杀、秘密交易和谎言。”

“现在时机已到，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其它主要西方国家，决不能再伙同并鼓励促进这种关系和犯下这种罪行。当然现在时机已到，我国的民主运动应当在任何地方作为我们人民的合法代表占有自己的席位。”

为了解放南非和纳米比亚，联合国大会从1962年以来通过了无数的决议，呼吁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人类绝大多数的这一崇高努力仍然等待着本安理会的核准。此外，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罪行和残暴感到忿怒的国际社会一些年来一直在对各自的政府施动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压力巴哈马英联邦最高级会议才建立

了知名人士小组，呼吁比勒陀利亚政权消灭种族隔离、取消目前的紧急状态、释放曼德拉和其它政治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并呼吁同时中止暴力行为，以便开始谈判解决南非问题。应当指出，尽管我们确信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会顺从这样一种合理的立场，非洲人国民大会本着务实精神，同意合作并试行谈判解决的办法。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却在知名人士小组访问南非期间对该小组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恶毒的攻击，并于1986年5月19日预订于开普敦举行的一次会议召开前几小时，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民用目标发动了无端进攻，从而破坏了英联邦的这一倡议。知名人士小组达成的结论赞成制裁。大约在同时，在巴黎召开的对南非实施制裁世界大会也得出了赞同对南非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的结论。那次历史性会议也触发了全世界，（包括美利坚合众国）赞同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制裁的更大的势头。我们向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天然盟友世界人民致敬。我们赞扬美利坚合众国反对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反种族隔离的人们，也赞扬精确地估计了时代气氛和国内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的国会领导人，他们发起了一场两党运动，最终批准了1986年的全面反种族隔离法。在这方面，我们敦促这些力量继续保持警惕，反对一些公司的假撤出，并发动一场运动，要求把所谓的战略物资列入禁止从南非进口的货物清单。

今天，非洲人国民大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国际社会需要紧迫地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包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正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与前面发言的代表一道赞扬国务卿叙尔茨1985年12月19日建立的咨询委员会得出的结论，宣布“最有效的外部压力将来自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委员会继续指出：“我们建议总统开始敦促与我们的盟国磋商，特别是英国、加拿大、西德、法国、日本和以色列，请求它们支持根据1986年反种族隔离法所载措施制定的多边制裁计划。”

我们敦促会员国支持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作为争取采取理想的国际行动的重要的第一步。

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主席在纪念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七十五周年时的一篇讲话中所表达的立场，这一立场同我们的信念是一致的，即南非属于南非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不论黑人还是白人，任何政府的权威只能以全体人民的意愿为根据。在谈到这一观点时，奥利费、坦博主席宣布：

“对于我们说来，特别重要的是，新的现实应该加强和巩固我们在斗争中争取的目标——建设一个南非人的国家。它必须反映和加强我们的统一性，打破把我们的人民根据不同种族、肤色或民族群体划分开来的可怕而具有破坏性的思想和做法。这场革命将保障所有南非人平等的权利，不分任何类别；这些权利包括言论、集会、结社、语言、宗教、新闻的自由，家庭生活不容侵犯，不准任意逮捕或不经审判的监禁”。

主席：我名单上登记的发言已经结束。安全理事会的下次会议将在今天下午3时30分开会，继续讨论这一议程项目。

我要请各位代表注意，今天下午发言名单很长——现在已有8人报了名——，到开会前可能还会增加。因此，今天下午我们必须准时开始工作。

下午12时55分散会。